

胡恒 著
Hu Heng

遗忘之场

Sites
of
Amnesia

当代史 丛书
胡恒 主编

book series of
On Contemporary
Histories
edited by
Hu Heng

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

胡恒 著
Hu Heng

Sites
of
Amnesia

遗忘之场

当代史 丛书
胡恒 主编

book series of
On Contemporary
Histories
edited by
Hu Heng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遗忘之场 / 胡恒著. -- 上海 : 同济大学出版社,

2018.9

(当代史 / 胡恒主编)

ISBN 978-7-5608-7962-8

I. ①遗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建筑史—南京—现代

IV. ① TU-092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31710 号

遗忘之场

胡恒 著

出 版 人 华春荣
策 划 秦蕾 / 群岛工作室
责任编辑 杨碧琼
责任校对 徐春莲
装帧设计 付超
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印 刷 上海安兴汇东纸业有限公司
开 本 787mm × 960mm 1/16
印 张 12
字 数 240 000
书 号 ISBN 978-7-5608-7962-8
定 价 68.00 元
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
地 址 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
邮政编码 200092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“光明城”联系方式 info@luminocity.cn

目 录

总 序

自 序 当代史：一种建筑写作 ... 11

第一章 “场所精神”的回归 ... 23

附 1 《南都繁会图卷》与《康熙南巡图》（卷十） ... 37

附 2 庶民的胜利 ... 56

第二章 中华路 26 号 ... 67

第三章 作为受虐狂的环境 ... 108

附 1 南湖新村 / 记忆地图（张熙慧编） ... 142

附 2 南湖新村关键词（张熙慧编） ... 176

光 明 城

LUMINOCITY

看见我们的未来

胡恒 著

Hu Heng

Sites
of
Amnesia

遗忘之场

当代史 丛书

胡恒 主编

book series of

On Contemporary
Histories

edited by

Hu Heng

总序

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写过一篇小说《博闻强记的富内斯》。主人公是一个从马上摔下成了残疾的年轻人。一摔之下，他的“头脑清醒”了，从此可以记住一切发生过的事，看到之前从未发现的事物，他感觉“生活过的十九年仿佛是一场大梦”。某种意义上，这套“当代史丛书”做的事跟这位瘫痪青年有点相像：让被遗忘的事重现，让遗忘的原因重现，让遗忘的意义重现。我们都试着证明，遗忘是不可能的。

不过，我们的“当代史”并非去重启尘封往事，它面对的是进行中的当下——让那些给予我们冲击的、有意义却正在被忘却之事，成为历史。当然，“当下的历史化”不是查漏补缺，也不是赋予对象以某种历史意义就算了事。它是一项历史逻辑的重建工作。我们借由某些特殊的当下（遗忘中的事件）去展开一条历史脉络，串联起这条脉络的是一些或隐或显的历史节点，节点之间的逻辑是当代史要去发掘与建构的。新的历史逻辑、脉络更新了历史的剧情，给予我们新的阅读体验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还会冲击我们的存在感（记

忆之场)。一般而言,探索遗忘之场是艺术家的专属事宜,与常人无关——他们会有意识地去搜寻梦、潜意识这些大脑皮层上的隐晦区域,以此获取创作的灵感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当代史研究与艺术创作有着些微相似。写作者需要确信在可见的世界之后还有另一层现实,并且他会动用所有的智慧与知识去呈现。而读者在阅读到这一层新的现实后,也将面临一个问题:是否加入其中,成为一分子?当代史是尚未截止的历史,它的画框一直拉到我们面前。我们对参与与否的选择,会直接影响到当代史的形态、走向,甚至未来。

新的历史逻辑的建立,不是单纯的描述和揭示(诸如挖挖黑历史之类)。它是一项艰难的分析工程。福柯曾在一个访谈里说道:“我们应当谦逊地对自己说:哪怕不那么郑重其事,我们生活的时代仍是非常有趣的,它要求着分析。而且事实上我们就常常这样问自己——‘今天是什么?’”

“今天是什么?”这句话可说是“当代史丛书”的题头语。在我们这里,“今天”是遗忘中的当下事件——它是某种内在的结构性冲突的反映,某一力量场失去平衡的“阈限”征兆,它的出现与消失同样迅速,令人深思。对于它,分析需要在三个层面上同时进行。其一,当下事件被遗忘,固然有着此在的原因,但同样与过去有着隐秘关联,这也许是遗忘的更深层的动机。这些或远或近的原因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,是分析的第一个层面。其二,遗忘是一种结果,也是一种运行机制。事件发生后,这一机制如何产生、启动、作用于我们身上达成“遗忘”的效果?这是分析的第二个层面。其三,理论上,历史逻辑的建构是多角度多层面的;也即,分析是无限的。如何控制住分析自身,避免“过度诠释”导致写作的整体性削弱,这是分析的第三个层面。三个层面分别指向分析对象、分析者自身、分析技术。怎样将它们统辖好,是每个当代史研究者都必须解决的课题。

清理“遗忘之场”,建构新的历史逻辑,自检分析技术——这些当代史的工作并无一定之规,会因为写作者的差异而有所不同。但是,无论阿里阿德

涅线团滚向何方，最终都需回到对历史本质的定义上来。在我看来，历史本质大体定义于三条轴线：喜剧性、悲剧性、荒诞性。我希望这个系列的写作能够回旋在这三根轴线上。如果某条历史之线在延展于某“本质轴”的同时还能穿行于两者或三者之间，那就再好不过。当然，这项工作并不容易，或许得由多项写作的并置叠加才能达成。

博尔赫斯小说的那位主人公在“清醒”两年后就去世了。虽然这是小说情节，但也给了我一个启示。研究遗忘，打开遗忘之场，探询遗忘的意义，也许是件不无危险的事。至于伤己还是伤人，以及伤到何种程度，我看都有可能。这是写作者需要提前估量的。估量不是为了回避，而是让写作者做好心理准备来迎接“意外之伤”——在坦然接受其之余，甚至可以沿着“伤之痕”更新写作路线与主题。“伤”意味着改变，而改变正是“当代史”的终极目标。

胡恒

目 录

总 序

自 序 当代史：一种建筑写作 ... 11

第一章 “场所精神”的回归 ... 23

附 1 《南都繁会图卷》与《康熙南巡图》（卷十） ... 37

附 2 庶民的胜利 ... 56

第二章 中华路 26 号 ... 67

第三章 作为受虐狂的环境 ... 108

附 1 南湖新村 / 记忆地图（张熙慧编） ... 142

附 2 南湖新村关键词（张熙慧编） ... 176

当代史： 一种建筑写作

我只是证明，法国阶级斗争是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，
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。

——马克思《路易·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》

当代史是一个宽泛的概念。一些人认为，当代史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历史，从1914年截至1945年。另一些人则认为，当代史指的是全球史，其合理的分界点是1960年，肯尼迪就职美国总统，世界进入全球化模式。在某些人看来，这个概念很常态，因为“自修昔底德以来，大多数最伟大的历史著作都是当代史”（塞顿-沃森语），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家保罗·焦维奥就写过名为《当代史：1494—1547》的著作。而对国内的历史学者来说，它的含义很明确，当代史即共和国史（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）。

这些观点大相径庭，但都包含一个共有的态度：历史学家的职责并非单纯的“了解过去”，他还需对身处的时代作出回应。一旦这个时代是特殊的——比如说两次世界大战——该职责就更显迫切。这也是关于当代史的讨论发端于1918年的原因——世界发生了巨大的断裂，旧秩序终结，历史的含义亟待修订……此时，本已习惯埋首于故纸堆的历史学家们齐齐将目光转向自己身边。

每一个时代都有特殊之处。在我看来，强调当下的独特性（历史的转折点、断裂口之类）并不重要。当代史既非描述也非定义，它要做的是去展开某种“局势和条件”，进而诠释发生于当下的荒诞事件。也即，认知某种“神奇”的当下。对此，马克思在《路易·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》（以下简称《雾月十八》）里做了示范。他截取一段“各种尖锐的矛盾极其复杂”的时期（1848—1851年的法国革命），描绘了“被涂成一片灰暗的那一页历史……正是在这一页历史里，人物与事变仿佛是颠倒的施莱米尔——没有肉体的影子，革命把自己的体现者麻痹了，却把热情全部赋予自己的敌人。”在将这一页灰暗历史的“局势和条件”铺展开后，荒诞的“波拿巴事变”（“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扮演了英雄的角色”）变得容易理解起来。在该书中，马克思展示出撰写当代史的方法、技术与概念，150年后的今天，这些依然有效。

当代史中，历史学家不再是客观地展现一幅旧日图景，而是将图景边框拉伸到此刻此地。读者既是旁观者，也有可能是其中的角色，他们会在这张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，认知自己和过去的联系。他们不再是“没有肉体的影子”。另外，当代史还将作者拉入历史之中，他兼具历史的见证者和编撰者双重身份，这迫使他要不断思考自己及其写作对于历史的意义。历史、当下、写作者三方关系被重新调整。写作不再是安全距离之外的平静审视，它必然会进入历史洪流，成为其中一股动力。

一、主题即问题

当代史的第一个主题是，当下，如何成为历史？或者说，我们的写作如何使当下具有历史感？显然，只注目于当下是不够的。用对待过去的方式来描述现在也行不通，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新鲜活泼的直接经验，而不是积满灰尘的档案袋。它们常常无人评说就转瞬即逝，更没有文献资料可供参考——我们是第一个将之纳入历史轨道的人。那么，怎样赋予这些还在过程之中的直接经验以历史性呢？这是当代史面临的第一个问题。

实际上，现在总是与过去有所关联。如同马克思在《雾月十八》一书的开篇所言：“黑格尔曾经说过，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件和人物，可以说都出现两次。他忘了补充一点：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，第二次是作为喜剧出现。”某种意义上，这句话是我的“当代史”研究的支点。马克思与黑格尔提到的“周期”是关键。在马克思所设立的“历史周期”中，过去（1848年的“二月革命”）和现在（1851年12月的“波拿巴事变”）具有某种特殊的联系。过去是一个词语、一个预言，而现在则是过去的重影、一出模仿的滑稽剧。在这个三年的周期中，当下具有了历史意义。所以，“当代”是一种关系：过去与现在的关系。我们笔下的当代能够成为历史，正在于它是某一历史周期的组成部分。

当代史的第二个主题是，过去，如何影响着当下？或者说，过去，如何进入当下，成为构筑我们现实感的一部分？在《雾月十八》中，1848年到1851年的历史周期就像一柄“时间炖锅”。各个历史角色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换位置，反复摩擦。人性的弱点和黑暗面在这“灰暗的历史一页”中被挤压出来。它使得一次不算彻底但也颇为鼓舞人心的“二月革命”，“沿着下降的路线”走向堕落，演变成一出莫名其妙的政变闹剧，把革命果实彻底葬送。这口“时间炖锅”也是一个空间容器。过去即当下，两者近乎一体。

《中华路26号》一文中也描述了类似情形。一栋民国小建筑（南京基督教青年会旧址）命运多舛，意外频发。它在1937年南京大屠杀时的火灾与2010年的保护性重建工程之间，构成一个跨度为73年的历史周期。周期首尾两端是两起创伤性事件，且都是外部世界的偶然入侵。前者是历史断裂在空间上的投射，后者是城市结构变动所导致的空间微调。这个历史周期里，所有的关系都与创伤相关——这个历史周期的性质就是创伤与遗忘，正如马克思对其历史周期的定义是“革命危机的时代”。在《中华路26号》中，过去进入当下，走的是一条幽灵通道。1937年的创伤内核漂浮在城市上空，等到2010年的重建危及这一历史记忆的最后物质载体即建筑外壳时，它才降临，将现实的符号化进程尴尬地卡在某个地方，以强调自身的